勾吳　錢泳梅溪　輯

太無竅

吳梅邨祭酒既仕　本朝有張南垣者以善壘假山遊于公卿間人頗禮遇之一日到婁東太原王氏設宴招祭酒張亦在坐因演劇祭酒點爛柯山蓋此一齣中有張石匠欲以相戲耳梨園人以張故每唱至張石匠輒諱張爲李祭酒笑曰此伶甚有竅後演至張必果寄書有云姓朱的有甚虧負你南垣拍案大呼曰此伶太無竅矣祭酒爲之

逃席

闌玻樓

太倉東門有王某者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搆一樓求吳祭酒梅邨榜額梅邨題曰闌玻樓人咸不喻其意以爲必有出典或以詢梅邨梅邨曰此無他意不過道其實東門王皮匠耳聞者皆大笑乾隆中鉛山蔣心餘題一醫者之堂曰明遠堂人問其典心餘曰子不聞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尤妙

國初有某監察眷戀一優兒連袂接枕者五六夕賞以五金其人不憚一客聞之笑曰此唐時王右丞有詩已說其輕矣問何詩曰惡說南風五兩輕

打生員

康熙間蘇州太守盧某試童子有一秀才混入爲吏指出守曰汝秀才欲爲人代作文耶其人倉皇急遽曰生員並不是秀才太守笑之責以數板逐出曰我不打你秀才打你生員

雌雄

顧三公中翰粱汾子也少穎異讀論語山梁雌雉忽謂先生曰前讀衞風雄雉之詩此其配乎先生笑之莫不驚其敏悟

但顧姨姨

吾邑吳承濂黃蛟起皆名諸生黃繼娶即前妻之妹而不睦於昆季一日兩君各送子院試同一寓旣出場詢知試題爲兄弟怡怡黃講題義作法吳曰子毋但顧怡怡忘卻兄弟也黃面赤不言者半日

王司農茂京性畏蠵子每見必驚懼失色西田相國其叔也一日令輿夫密置數枚於肩輿中囑勿使知之明日司農升輿忽見蠵子惶懼仆地將責輿夫從者具以實告然司農之憤猶未釋也計思有以報之越日命工修足呼僮聚其皮將酒醋蔗糖共貯於瓶以遺相國明旦遇於朝謂司農曰昨日見惠之品大嚼之而無味究係何物耶司農莞爾荅曰老叔以蠵子見嚇小姪不得不以老腳皮奉敬也

蝎子太守

雍正初有一同知引見不意帽中藏有蝎子欲出不得鉤其首甚痛涕淚交并　世宗望見駭異詢其故乃免冠叩首跪云臣感念　聖祖仁皇帝六十一年深仁厚德臣家兩世受恩遂不自知涕淚之橫集也　世宗曰此人尚有良心遂記名以知府用後人稱曰蝎子太守

王老虎

雍正間太倉知州有王某者素性嚴厲人稱爲老虎治賊尤不肯一毫假易其時有口號曰三擊升堂鼓跳出王老虎不是一夾棍定責三十五又曾以試事責死嘉定縣假

嘗童生嘉定人羣起鼓噪時亦有集四書句以成文者其

破題云有衆逐虎自取之也

侮聖人之言

吳門有某秀才者狂放不羈每以經文斷章取義或涉穢褻語作四書文如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則慕少艾男女居室爲題令人不能卒讀較西廂制義春郊演劇尤有甚焉曾在某督學幕中閱文忽折其臂痛苦萬狀作獄後語詩云抛卻刑于寡妻來看未喪斯文止因四海困窮博得七年之病既折援之以手全昏請問其目且過子游子夏

棄甲曳兵而走多以虛字押韻匪夷所思可以槩見後是人竟偃蹇終身未及中年喪身絕嗣哀哉大凡喜於侮聖人之言者其人必遭大刼

溺于聲色

乾隆中有某太守告老歸田溺於聲色慕西湖之勝借居曲院荷風日與梨園子弟青樓妓女徵歌度曲爲長夜之飲遂收梨園爲義子青樓爲義女無分上下合爲一家有輕薄少年書東坡和文與可洋州園池詩二首云煙紅霞綠曉風香燕舞鶯啼春日長誰道使君貧且老繡屏錦幛

烟笙賛其二云日日移牀趁下風清香不斷思何窮若爲化作龜千載巢向旧旧亂葉中太守聞之即移寓去

糊塗人

人貴曉事不貴辦事能辦事者亦能債事能曉事者決不敗事也尹望山相國總督兩江時戲謂屬員云諸公平日最怕何物或言蛇蝎或言虎狼公曰都不怕只怕糊塗人滿坐盡笑明將軍亮亦嘗言吾出軍打仗者數十年從無所怕生平最怕者糊塗人耳兩公之言相同

牡丹亭腳色

乾隆庚辰一科進士大半英年京師好事者以其年貌各派牡丹亭全本脚色眞堪發笑如狀元畢秋帆爲花神榜眼諸重光爲陳最良探花王夢樓爲冥判侍郎童梧岡爲柳夢梅編修宋小巖爲杜麗娘尚書曹竹墟爲春香同年中每呼宋爲小姐曹爲春香兩公竟應聲以爲常也更有奇者派南康謝中丞啟昆爲石道姑漢陽蕭侍御芝爲農夫見二公者無不失笑

喜對

獻縣紀相國善諧謔人人共知有天津牛太守名稔文者

其子坤娶婦相國與太守本爲中表兄弟送喜對一聯云

繡閣團圞同望月香閨靜好對彈琴初尙不覺也次日相

國來賀指此聯曰我用尊府典故何如

什麼東西

乾隆戊申年京師工部衙門失火　上命大司空金簡

鳩工新之時京師有一聯云水部火災金司空大興土木

久之無有對者中書君某河間人也語於人曰此非吾鄉

曉嵐先生不能因詣紀求之紀曰是亦不甚難對躊躇有

頃先生忽笑曰但有妨足下奈何中書曰有對固無傷也

先生曰北人南相中書君什麼東西其人慙而退都中人哄傳

交相拍手

吾鄉嵇滌圖先生承志嘗爲河東河道總督父子兩世奇遇其封翁某少無賴置身賭博場貧益甚乃就食于叔父文敏公曾筠河東官署文敏甚惡之恐其滋事訓誡綦嚴不許出署翁抑鬱無聊遂逃出充作河標兵拔百夫長後文敏覺文恭公璜又邀聖眷最隆乾隆三十四年文恭奉命勘南河工程時封翁正在標下捧茶一杯打跧以

進文恭爲之起立諸大吏皆見之疑而不敢問也至公事畢有某公從容竊問文恭荅曰此余族兄也乃大驚自此屢次援擢至瓜州守備而滁圍亦中鄉榜歷官至長蘆都轉運使遂引疾歸一日偶與如夫人戲曰吾不欲做顯官耳若出山珊瑚頂孔雀翎有何難哉如夫人曰妾不敢信主公若得赤頂翠翎妾願作綠珠紅拂以事主公交相拍手自此出山已而果然

臣愚不敢妄對

蘇州汪竺香元亮博聞强記爲吳中名宿中乾隆壬午經

魁朱文正公深器重之每有不得意事則風病時發有一
科會試頭二場已入彀矣至三場策問皆元元本本通場
無及然只對四問有一問僅六字云臣愚不敢妄對房官
閱之大笑遂落孫山

平上去入

平寬夫侍郎官翰林日新置一妾同僚賀之李松雲先生
以詩韻含英一部爲賀平納之而不解其意且怪其儀之
輕也明日李來平詰其故笑曰此非四聲韻乎以尊姓第
一字略作一讀音豆下三字一氣連讀則得之矣平大悟先

生大笑

雁行

李安公名鎮吳郡名諸生中某科副車爲人甚迂事母與兄動必以禮而其兄之迂亦不讓安公也一日兄弟兩人往金陵鄉試將登舟矣其兄謂安公曰弟有科舉兄尚錄遺今日之行弟當先登安公逡巡不敢曰豈有以弟而先兄耶遜讓不已遂作雁行船頭窄狹兩人俱墮水中同伴者大笑

小字

崇明張南溪詒身長八尺同時有王鐵夫芑孫沈芷生清瑞俱短小不過南溪之半三人最爲莫逆往來相隨每到玉峰考試鐵夫在前南溪在中芷生在後諸少年見三人目爲小字癸卯鄉試芷生中解元以去則又目曰卜字嗣鐵夫入京 召試 欽賜舉人竟成丨字矣讀袞日今諸生中尚以此爲笑柄者嘉慶元年南溪始舉孝廉方正小字則全不見矣

打兔子

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幕中賓客大半有斷袖之癖入

其室者美麗盈前笙歌既叶歡情亦暢一日先生忽語云秩傳中軍叅將要鳥鎗兵弓箭手各五百名進署伺候或問何爲曰將署中所有兔子俱打出去滿座有笑者有不敢笑者時嘉定曹習菴學士以丁內艱爲關中書院山長與先生爲親戚常居署中先生偶於淸晨詣其室學士正酣臥尙未開門也見門上貼一聯云仁虎新居地祥麟舊戰場先生笑曰此必錢獻之所爲也後先生移鎮河南幕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此語余適在座中正色謂先生曰不可打也問何故曰此此處本是梁孝王兔園先生復大笑

何須畏

乾隆五十八年百菊溪相國爲浙江按察使李曉園河帥爲杭州太守兩公皆漢軍甚相得也忽以事咀唔李大慍同在一城至一月不稟見遂欲告病文書已具矣時方酷暑相國遣以扇并書一詩有句云我非夏日何須畏君似清風不肯來李讀詩不覺失笑相得如初

勢利

人情勢利自古有之左傳則晉文公重耳之及於難也國策則蘇秦始將連横史記則司馬相如傳漢書則朱買臣

傳言語形容可發一笑余謂天下之勢利莫過於揚州揚州之勢利莫過於商人商人之勢利尤萃於奴僕似能以厘戥權人輕重者嘗爲古今獨絕

此亦妄人也已矣

松江張公星爲諸生有才名嗜酒而狂嘗以夏日浴於泮池門斗禁之弗聽也後漸聞於正副兩學師乃出而呵責之張則以汚泥浮藻覆面赤身立水中兩手擊水拒之學師怒因命門斗拘之尊經閣令作文以此亦妄人也已矣句命題張援筆立就其後二比出股云此其人不可以教

諭者也對股云此其人不可以訓導者也此亦妄人也已矣兩學師愈怒欲斥除之然愛其才竟釋焉

情癡

有紫珊居士者喜步平康一日遊秦淮河上與妓者翹雲相愛甚篤頻行翹雲嚙舌上血染素帕爲贈以訂終身兒女情癡一至于此紫珊爲賦靑玉案一闋云生綃誰倩佳人織纖纖就相思難織同心結私願欲教郎解識爲郎忍痛嚙破蓮花舌點點猩紅親染出不是胭脂不是鵑啼血一片情天容易缺幾時雙槳迎來桃葉煉取媧皇石袁蘭村

賦沁園春詞一首尤爲絕妙亦附于後是胭脂痕是吐絨歟何其豔耶怪斑斑染出似蠹芸淚輕輕點就異守宮砂眉作煙含齒闓犀露忽見蓮開舌上花明燈下累檀郎細認一口紅霞華清汗漬休誇試比並香痕總覺差想櫻唇欲啟故教欸欸丁香强遮愁送些些色較情濃心如絲潔廣袖何須鬬石華生綃好得親承薌澤儂卻輸他

讀時文

余少見鷟湖華思愚先生爲人質直好學不倦或有謂先生曰鷟湖眞讀書里也先生曰此處並無讀書人子何以

見或驚訝曰若某某者皆諸生有名於場屋何謂無之先生笑曰子言謬也此讀時文者耳烏得謂之讀書人耶

又何加焉

乾隆某科禮部會試有某舉人甚富以夾帶枷號有同年友嘲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陳見山

陳見山蘇州人嘗賣藥邗上以此起家開有青芝堂藥材爲揚城第一鋪得鄭侍御休園爲别業捐同知銜居然列於諸搢紳商人之閒每有喜慶宴會輒著天青褂五品補

服一月在席上有刻薄少年云我有一聯曰五品天青褂諸公能對否傍一少年應聲云六味地黃丸

識字

昔蒲城王孝齋進士名綡入京謁選唱名者讀如梁王不應曰此讀京字也吾鄉周定齋進士名掞入京謁選唱名者讀如扇周不應曰此讀炎字也京師人笑之咸謂進士不識字之故小學太淺余見嘉定李許齋方伯賡芸中進士後刻同登錄李酷嗜說文因書許齋為䜌齋寫書匠不識䜌字竟書作㯻邑齋三字京師人亦笑之又謂李公識

字之故小學太深也

出題

南昌相國彭文勤公嘗以周興嗣千文顛亂另成一本一字不易進呈御覽　高宗稱其敏慧其督學江蘇時考己未進出題俱有巧思如考兩學則出率西水滸騶東家牆有衆逐虎其父攘羊之類考三學則出王之不王朝將視朝行堯之行之類不可枚舉其時適値　萬壽考八學則出臣彭恭視　天子萬年嵌在八題之第一字如臣事君以忠彭更問曰恭則不侮視戟治宗廟天子一位子

服堯之服萬乘之國年已七十矣之類有提調官王姓雅號王二麻子適考四學遂出王二麻子四題（王何必曰利 二吾猶不足 麻縷絲絮 子男同位）考六學則出李陵荅蘇武書嵌在六題之末一字如井上有李必因丘陵夫子不荅后來其蘇又盡善也

謂武子所雅言詩書之類一日考四學出洋洋乎（注鬼神之為德章）又洋洋乎（注大哉聖人之道章）又洋洋乎（注師摯之始章）郎欲退堂早膳學官稟日尚少一題相國沉吟曰少則洋洋焉堂下諸生莫不掩口而笑

李滄雲先生為河南學政鄉試前考遺材士子恐不取輒

欲夤緣以期必得謂之買科舉先生知之再錄一場出題云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宜桂舫中丞爲江蘇巡撫考內簾官稽查甚嚴諸明府大窘竟有不能完卷者題云其中非爾力也凡屬此種出題皆文勤開其端云

小姐班頭

吳門稱妓女曰小姐形之筆墨或稱校書或稱錄事有吳興書客錢景開者嘗在虎邱半塘開書鋪能詩尤好狹邪花街柳巷莫不經其品題甲乙多有雋句三十年來編爲一集名夢雲小稿嘗曰苟有餘貲必爲付刻可以紀吳中

風俗之盛衰也袁簡齋先生每至虎邱輒邀景開爲密友命之曰小姐班頭一日余在先生席上遇之贈以詩云把酒挑情日又斜酒酣就臥美人家年年只學梁間燕飛去飛來護落花先生見之抵掌大笑曰此眞小姐班頭詩也

張都轉詩

海豐張穆菴映璣爲兩浙都轉鹽運使時余爲幕中掌書記每聽都轉閒話必以諧謔出之丙辰三月與閣學阮公元方伯謝公啟昆觀察秦公瀛同遊西湖三公皆即席賦詩惟都轉一人默坐他席笑曰公等皆科目出身吟詩作

賦余捐班入亦有句可請教否曰春來老腿酸於醋雨後
新苔滑似油合座稱善方伯謂都轉曰君肯作詩便是名
家矣一日呼騶出署有老婦認爲地方官號哭叫冤都轉
停輿訊問者久之供稱其夫某某又置別室停妻再娶有干
法紀等語都轉忽正色向此婦曰我是賣鹽官不管你吃
醋遂呼騶而行合市大笑

館

歙縣諸生曹某者素貧苦惟蒙館自給年四十餘以優貢
入京朝考列二等仍寓京蒙館爲作一詩云本爲求官去

反從問舍來何時官與舍兩字得分開亦可發一笑也

醬

今南方烹庖魚肉皆用醬故不論大小門戶當三伏時每家必自製之取其便也其製醬時必書姜太公在此五字爲壓勝處處皆然有問於袁簡齋曰何義也袁笑曰此太公不善將兵而善將醬葢戲語耳後閱顏師古急就章云醬者百味之將帥醬領百味而行乃知雖一時戲語卻暗合古人意義見隨園隨筆

打油詩

按打油詩始見於南部新書其無關於人之名節者原未嘗不可以爲游戲若借此報怨或發人隱私或誣人狹褻此陰律之所最重不可不愼也友人陳斗泉云金腿蒙君賜舉家大笑歡柴燒三擔盡水至一缸乾肉似枯荷葉皮同破馬鞍牙關三十六箇箇不平安此種詩雖諧謔而鍊字鍊句音節鏗鏘非老手不能又金陵有一僧嘗作打油詩四十首命其集曰牛山四十屁中有一首云春叫猫兒猫叫春聽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亦有猫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莫謂是打油詩其筆甚峭不可及也

又王講泉明經言其友郎蘇門庶常留館後乞假回里由
糧船挈眷入京有七律三首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館
裏兩年過半歐半趙書雖好非宋非唐賦若何要做駱駝
留種少但求老虎壓班多當時譬喻話　三錢卷子三錢筆四寶
青雲賬亂拖幾入雅雅復魚魚能賦能詩又善書那怕朝
珠無翡翠只愁帽頂有硨磲先生體統原來老吉士頭銜
到底虛試問衙門各前輩此中風味近何如糧船一搭到
長安告示封條亦可觀有屋三間開宅子無車兩腳走京
官功名老大騰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難怪底門工頻報道

今朝又到幾知單

兩槐夾井

舊傳有一秀才於歲試前一日偕友閒步見道旁有兩槐樹中界一井戲謂其友曰明日入場即用此典故也一時笑其妄言試後出場驗其文果有自兩槐夾井以來一段云云及案發列高等得補廪餼蘇州有徐孝廉者肄業紫陽書院課題是九人而已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後二比有九貂九騷對三薰三栗發案亦前列同人叩問用何書徐曰吾昨見市中有乞兒搶薰肉三塊物主毆以栗子拳三

下至九貂九騷俗語所謂十個鬍子九個騷十個鬍鬚九個刁此其典耳滿座大笑近時風氣衡文者大率類此曾既空疎而喜用典故明知獺祭而視爲妙文所以受人欺妥而諸生之以聰明自用者亦以此欺人時文變遷皆由此輩可歎也已

畫猪

或謂文中之時藝猶畫中之猪余駭然問故曰牛羊犬馬各有專家曾見有以剛鬣爲點染者乎今所流傳字幅詩文詞賦以及雜言小說無不可書之屏幛曾見有錄荊川

鹿門歸胡陶董之制義者乎

文王課

今人占文王課多用錢以定奇耦因名曰金錢課是筮法之變非京房易傳之錢卜也人有以問余者荅曰錢可通神自然靈驗耳

賦得詩

今大小試俱有賦得詩命題多不注出處偶有知者其人未必淹博偶有不知者其人亦未必空疎也況歲科兩試並不在詩題之知與不知而必欲使人暗中摸索耶或誤

認題旨轉爲所累彭文懃公爲江蘇學政考長元吳三學出詩題平仲君遷四字諸童生未讀庾子山枯樹賦惟賦宴子搬家爲一時笑柄

戲言

吾鄉華雨棠先生通申韓之學有名公卿閒常曰吾長子才庸而糊塗故使其出仕次子才敏而練達故使其治家聞者莫不笑之雖是戲言實抒懷抱

三百銅錢

余友揚州王古靈能畫人物無古無今用筆如篆今之吳

道子也嘗畫兩仙對酌圖贈余余題其上云三百銅錢沽十斤兩人對酌恰平分頹然醉倒白石上仰看千峯推白雲有一商翁見之啞然失笑曰三百銅錢可以入詩則三百紋銀三百洋錢皆可以爲詩矣殊不知余用少陵語也故俗子難與言詩

陋吏銘

近日捐官者輒喜捐鹽場大使以其職與知縣相等而無刑名錢穀之煩也有揚州輕薄少年用劉禹錫陋室銘而爲陋吏銘者其辭云官不在高有場則名才不在深有鹽

則靈斯雖陋吏惟利是馨絲圓堆案白色減入枓青談笑有場商往來皆竈丁無須調鶴琴不離經無刑錢之聒耳有酒色之勞形或借遠公廬署印官有借佛寺爲公館者或醉竹西亭候補人員每喜遊平山堂每日命酒宴樂而已孔子云何陋之有

圈文章

吾鄉有王榮世者其父乃販牛估也一字不識而榮世少聰穎喜讀書既開筆作時文每至文期父必索其文而閱之數其圈多者則喜形於色圈少則撻之未數年榮世果入泮昔趙青藜先生館選後掌教徽州紫陽書院娶兩妾

各生一子俱同庚後皆長成能作文矣趙自爲批閱一妾亦各閱其子之文較相比對以圈多者爲偏愛必訬罵終日至於不食趙不得已每閱文時必置筭盤于案頭總以圈點同其數以平兩妾之詈後二子皆中式

不准

爲官者必用讀書人以其有體有用也然斷不可用書獃子凡人一獃而萬事隳矣有名進士某者選得知縣到任未幾有報竊案刃傷事主者刑席擬批總嫌不當乃親書狀尾云賊凶人也兵凶器也以凶人而持凶器爾必攖其

鋒而試之其被殺也宜哉不准昔傳歸震川先生作令視民如子每坐堂皇觀者如雲不禁也一日訊奸情觀者益衆先生曰汝等若不退吾灑墨水矣滿堂大笑

木蘭詩

有某公子迷於兩伶人一日演佳期問兩人誰爲優余笑曰我有定評只不敢說耳某固問答曰木蘭詩結末二語座中皆大笑

鑲邊酒

近時俗尙驕奢挾妓飲酒殆無虛日其座旁陪客或有寒

士不能具纏頭揮霍於筵前者謂之鑲邊酒余笑曰昔杜少陵嘗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詩所謂公子調氷水佳人雪藕絲者豈非鑲邊酒耶

二婢

有某搢紳致仕歸一日之內連納兩妾人笑其非余獨謂此公當深於經學者何以言之易曰枯楊生梯禮記曰行役以婦人皆老年娶妾之證余如有錢必欲效之亦買二婢人問曰二婢何爲余曰與其夾我于死後寧若夾我於生前之爲樂也

狗醫

吳郡新郭里有藥材舖舖主人姜姓者浙江慈溪人姜素知醫理里中有疾病輒請其調治頗有驗家畜一狗甚馴姜每出診狗必隨之搖尾侍坐以爲常一日主人偶他出有鄉人患濕氣一腿甚紅腫不知其所由來以示姜此狗忽向其腿上咬一口血流滿地作紫黑色主人歸痛打其狗而以末藥敷之一宿而愈有患膈症者姜誤以爲虛弱開補中之劑狗又號其旁乃改焉飲數服卽痊有孕婦腹便便飲食漸減姜認其水痼狗侍其側作小兒聲乃悟其

旨而以安胎藥治之越月而孿生產母無恙也姜以此狗
知醫每出診必呼其同行一時哄傳有狗醫之目後狗忽
亡去不知所之姜歎曰吾道其衰乎未幾亦病死余聞之
笑曰江南之人最信醫藥而吳門尤甚是狗旣知內外科
而又兼婦人科以匡主人之不逮歷數諸醫中豈可多得
哉以視今之舟輿出入勒索請封若有定價而卒無效驗
或致殺人者眞狗彘之不若也

長隨

長隨之多莫甚於乾嘉兩朝長隨之橫亦莫甚於乾嘉兩

納捐官出仕者有之窮奢極欲者有之傲慢敗事者有之漂蕩殆盡者有之一朝落魄至於凍餓以死者有之或人亡家破男盜女倡者有之據所見聞已不一其人皆由平生所得多不義之財民脂民膏也而問亦有喜於語言文字者雖無甚要緊而實可惡昔阿文成公出使湖北忽問畢秋帆制府曰聞某翰林為尊紀書聯竟稱某兄大人何無恥也制府默然後察其實遂名此僕逐出之有周良者蘇州伶人亦取號蓮塘百文敏公之長隨也嘗畫蓮塘圖求海內名公卿及騷人墨客之輩題詠幾徧而諸公亦若

惟恐後者後爲曾賓谷中丞司閽知其事逐之落莫以死

一家星散又劉松庵者陶雲汀宮保之長隨也嘗畫夢遊

佛境圖求大人先生題詩卷中有五狀元兩尚書皆稱其

先生或稱某兄某丈者余初不知其爲何如人也詭託官

親或曰幕友遂爲屬筆後知之懊悔無已故爲人書題卷

冊不可不慎近復有以秀才而當簽押門上者眞斯文掃

地矣

武進劉煦堂刺史官直隸昌平州時有司閽王誠者順天

人自言其曾祖已當長隨積貲鉅萬家有質庫八所其爲

人也老成練達既無嗜好亦不捐官公事之暇惟靜坐一室而已余聞而異之遂謂人曰夫執鞭之事原所以求富也既富矣而仍爲執鞭何也意此人以長隨爲樂者耶

孝經通四書熟

江鉄君明經薦一業師與某富翁家其徒賦質甚鈍每日讀論語兩三行掩卷即不復記憶主人嫌其師之不善課讀有繁言鉄君曰此甚易事當令先講孝經富翁喜因令師以孝經訓其子朝夕講誦越月餘而其鈍如故也翁疑其紿己復造江而詢其故鉄君曰翁豈未讀三字經耶孝

經通四書熟也

緋仙

有女校書號緋仙者揚州人善譚笑愛文墨修短合度秀絶人寰一時士大夫爲之哄動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年未二十而積蓄數萬金尚未許人也一日在謝君琅林席上談及緋仙余曰此人前身必是大商曾將金銀揮霍於衆人者故今生衆人亦將金銀作纏頭實是收債耳此余偶然戲言琅林曰余拍案大笑始知爲某商翁孫女也爲歎息者久之

面貌冊

凡歲科試諸生面貌冊向爲循例虛應故事而已胡希呂先生視學江蘇詳細殊甚恐有頂冒也常熟生員沈廷輝年三十餘冊填微鬚詎先生以微訓無凡有鬚而填微鬚者俱不准入場廷輝聞之曰吾必被逐矣進場之前一日擬囑學書改正適學書他往尋至三更不得已往剃頭鋪將鬚刮去旋聞鼓吹聲急赴轅門聽點及唱沈名先生熟視廷輝曰此人又一頂替者冊上填明有鬚何以無鬚蓋此學書素與沈善因學使有斥逐之信特爲沈改微爲有

而沈則未見學書不意反變有爲無也無可置辯癡然而出旋有一生素狡黠亦以微鬚被斥生故與學使强項先生大怒曰汝讀書尚不知朱註微無也解耶生笑稟曰若然則孔子微服而過宋脫得赤膊精光成何體制也先生默然後無被逐者

和相

嘉慶己未正月初八日辰刻儀親王傳 旨命乾清門侍衛立拿和相交刑部審問一面抄其家產至十八日早賜死獄中余時在京師聞見較詳偶閱冰山錄知嚴分宜家

産不過二千餘萬比之和相百中之一分耳嘗記元人弔脫脫丞相詩云百千萬貫猶嫌少堆積黃金北斗邊可惜太師無腳費不能搬運到黃泉吾於和相亦云

朱玉

秦淮女校書朱玉頗敏慧能識人蓬雲孝廉未第時玉最欽重以才子目之後蓬雲中式玉自誇鑑賞之眞嘉慶庚午趙甌北先生重赴鹿鳴嘗主其家是時玉有徵蘭之信先生書楹帖一聯贈之云憐卿新種宜男草愧我重看及第花一時傳爲佳話

素不相能

吾鄉鄒曉屏相國與秦小峴司寇素不相能每有言論輒彼此齟齬後司寇以目疾告歸而相國亦以教匪林清謀叛不能先事預防有　旨著回原籍閉門思過因此同在林居一日兩公于惠山卒然相遇司寇曰公何以入山相國曰君能見我耶從者皆竊笑

馬上得之馬上失之

上海趙謙士少農由監生入　懋勤殿行走歷官至戸部侍郎　上每巡幸熱河侍郎輒隨　駕以較射得孔雀

謝嘉慶十六年恭繕　御製詩誤書駐爲注字業已刻石
進呈矣侍郎急入　奏自行檢舉　上以趙素醇謹不
加之罪僅拔去花翎京師人有謔之者曰如侍郎之翎可
謂馬上得之馬上失之矣

繡閣英才

本朝文運天開文章日盛而閒及于女子亦著作如林惜
無人爲之選錄成大部者近時某君雖有擷芳集何足數
也余嘗戲語孫子瀟庶常云君詩才絕妙刻集盈尺而多
閒暇何不精選繡閣英才之詩都爲一集俾掃眉人吐氣

乎昔顧俠君選元詩畢夢中有古衣冠者數十人來謝他日君夢中自亦必有無數紅裳翠袖深深拜謝于君前者豈非一大快事耶

官妓

唐宋時俱有官妓如白香山之與元微之歐陽永叔之與蘇東坡皆所不免近時無官妓而竟有太守監司俱宿娼者余笑曰此無他亦行古之道也趙甌北先生有題白香山集後云風流太守愛魂消到處春遊有翠翹想見當時疏禁網何無官吏宿娼條

陞官圖

梓城師禹門太守兩次落職余作書慰之曰一官何足介意耶亦如鄭陞官圖其得失不係乎賢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太守閱之爲之解頤

王艮善馭

余弟子徐季雅名顥長洲人內閣學士頲之胞弟也年未弱冠能爲古文筆端頗橫因促其受業於王鐵夫越一年余偶在友人席上問鐵夫云季雅近爲文有進境否鐵夫曰如小駒亂走尚未馴也余曰是在王艮之善馭耳

兩耳太聰

族叔印川少府少與前兩廣總督吳槐江先生同入泮宮最爲莫逆先生年八十少府年八十五俱强健如少年一日兩公相晤各言近狀少府曰余所恨者兩耳太聰也先生愕然問故荅云近日後生家專以詐人搭橋包漕說訟等事似爲一業者余不欲聞之耳者者居

余遊歷之地不過七八省毎見古碑石刻及匾額楹帖之類其最佳者輒爲手記而最可笑者亦不能忘也如酒店

匾額曰二兩居總帖曰劉伶問道誰家好李白回言此處高在處皆有河南永城睢州一帶又有酒店一聯云入座三盃醉者也出門一拱歪之乎己足供噴飯矣而南陽夏鎮各處家家門上有一聯云五湖天馬將四海地龍軍覺不知作何語尤可笑者湖北武昌府城隍廟大殿上有金書大匾四字曰不其然而又山東濟南府省城有酒店曰者者居余不解一日在孫淵如觀察席上談及此條有一士人在座荅曰此出之論語余問曰論語何章曰近者說遠者來也一時爲之絕倒

男慕貞潔女效才良

聞西洋人以婦人當家其夫則反處深閨插花傅粉若爲其妻妾者今廣東嘉應州亦有此風然較西洋爲優男人在家讀書女人支持家務或開張店鋪或出門營生以養其夫一切米鹽瑣屑之事俱不使其夫得知之恐曠功也故粵中通省以嘉應一州文風爲最盛科第亦甲於他州縣一日余在袁浦張河帥席中有北平楊桂山都轉自粵東來偶談及此事者河帥笑曰此欲翻周興嗣千文二句當云男慕貞潔女效才良者也滿座大笑

先爲閻羅王定案

昔毛西河有女弟子徐昭華爲西河佳話乾隆末年袁簡齋太史效之刻十三女弟子詩當時有議其非然簡齋年已八旬尙不妨受老樹著花之誚近有士子自負才華先後收得五十三女弟子詩都爲一集其中有貴有賤雜出不倫或本人不能詩爲代作一二首以實之以誇其桃李門牆之盛此雖從事風流而實有關名教曩余在三松堂客有豔稱其事者潘榕皐先生歎曰此人死後必轉輪女身自亦工畫能詩千嬌百媚而長安游俠公子王孫爲其

所戕者當十倍之必得相於到五百三十人方能抵其罪

過余笑曰公竟先爲閻羅王定案耶

惡俗 附

出會

大江南北迎神賽會之戲向來有之而近時爲尤盛其所謂會首者在城則府州縣署之書吏衙役在鄉則地方保長及遊手好閒之徒大約稍知禮法而有身家者不與焉每當三春無事疑鬼疑神名曰出會咸謂可以驅邪降福消難除蝗一時哄動舉邑若狂鄉城士女觀者數萬人雖有地方官不時示禁而一年盛于一年其前導者爲淸道旗金鼓肅靜迴避兩牌與地方官吏無異有開花面而持

鎗執棍者有絆爲兵卒挂刀負弓箭或作鳥鎗藤牌者有僞爲六房書吏持簽押簿案者有帶脚鐐手靠而爲重犯者有兩紅衣劊子持一人赤髆背插招旗又云斬犯者種種惡狀習慣自然恬不知耻而反以爲樂實可笑也近江陰李明經見出亦極論之有賽會十弊以爲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而通乎上下唯社爲然然自古方社祈年不過燒紙錢擊鼕鼓枌榆壇下酒奠春風桑柘林邊人嬉夕照樂太平之有象式禮法于不愆未有侮弄神明叫囂鄉里妄違禮法敗壞風俗若此之甚者也其言確切深中時

弊略記于後

一曰瀆鬼神論語曰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未聞有敬鬼神而近之者也不過借衆人之錢財供會首之醉飽愚民不知其故遂從而和之一時成俗百弊叢生其宜禁者一也

一曰亂法度凡一府一邑俱有山川社稷壇文武城隍廟以及鄉賢名宦諸祠此皆列於祀典官民之所宜春秋祭祀者至若某土地神之爲某王某侯某將某相則不列于祀典名爵既別尊卑無序古今倒置儀仗各殊

卽所謂淫祠也而僧道借以弄錢婦女因而遊玩其宜禁者二也

一曰耗財用一方賽會萬戶供張竟有勉强支持百端借貸而入會者亦有典衣糶米百孔千創而入會者以有限之錢財爲無益之費用至於債不得償租不得還凍餓窮愁而不自知者雖斯民之自貽伊慼亦由土俗之有此厲階其宜禁者三也

一曰誤本業城市之民俱有其業鄉曲之民各有其事民以勤儉爲本安有空閒時耶且賽會皆在三春旣失

其時又失其業吾實不知其肺腑且試問此等事爲名

利乎爲衣食乎小人之愚一至於此其宜禁者四也

一曰混男女凡鄉城有盛會觀者如山婦女焉得不出

婦女旣多則輕薄少年逐隊隨行焉得不看趁遊人之

如沸攬芳澤于咫尺看囘頭一笑便錯認有情聽嬌語

數聲則神魂若失甚至同船嘆渡舟覆人亡挨擠翻輿

鬢蓬釵墮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其宜禁者五也

一曰煽火燭無論在城在鄉迎神之日燈燭輝煌香烟

繚繞茶坊酒肆柴火薰天更有扎綵燈出夜會者亦有

斂民錢放烟火者設有不虞難于撲救奸民亦乘機搶奪遂不可問其宜禁者六也

一日興賭博賽會人雜易於聚賭搖攤押寶紛紛而來或輸錢已竭倘求亾羊于無何有之鄉或借貸無門陷此身於不可知之地剝衣而去攘臂而來貽禍地方不知所止其宜禁者七也

一日聚打降鄉曲狂徒市中匪類不時聚飲三三兩兩尚多相打相擊之事況賽會人衆千百爲羣遇店行沽逢場入局一攖忿怒便逞横凶或莫與解紛即釀成命

案因而禍延保甲訟累村坊其宜禁者八也

一曰招盜賊異方匪類混蹟入鄉稽察綦難穿窬甚便
月聞以熱鬧盡歡夜靜而熟眠失竊富者金帛霎時俱
罄貧人米粟一掃而空至于覓賊追贓計已晚矣其宜
禁者九也

一曰壞風俗人本質樸因出會而多置衣裳家本貧窮
因出會而多生費用甚至在城在鄉俱崇華美小街小
巷迎接親朋使斯民咸入豪奢而風俗因之敗壞其宜
禁者十也

賭

家語哀公問于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諸孔子曰有之爲其兼行惡道也司馬子長謂博貴梟言便則食不便則止貪之至也近時俗尚葉子戲名曰馬吊碰和又有骰子之戲曰趕洋跳猴擲狀元牙牌之戲曰打天九鬭獅虎段及壓寶搖攤諸名色皆賭也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編氓徒隸以及繡房閨閣之人莫不好賭者按諸律例凡賭博不分軍民俱枷號兩個月杖一百偶然會聚開場窩賭及存留之人抽頭無多者各枷號三個月杖一百官員有犯者

革職枷責不准收贖若是其嚴也余嘗論女子小人未嘗讀書識義理犯之有也若公卿大夫受國重寄食祿千鍾不以致君澤民爲心而以草竊狗偷爲事亦終日屹屹彼此較量而斯民號呼門外拘候堂皇愁怨難伸飢寒交迫者不知凡幾而皆不之省斯人也大約另具一種心肝者耶記戊辰十月余遊濟南時菊溪相國尚爲方伯有太守監司俱爲此戲方伯聞而責之監司曰此不過消遣而已方伯怒曰君等非無事者盡郎以公案簿書消遣乎監司莫能對也



